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三十三

宋史書

元蘭府儀同三司柱國饜國重事相書泉相監修國史續經事都摠纂脩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男惟成校

列傳

王存孫固趙瞻傳堯俞

論曰存固瞻堯俞初皆善王安石及其秉政未嘗受
所誘餌與論新法終不詭隨及元祐區別正邪其論
蔡確詩謗之罪恐為已甚將啓朋黨之禍豈非先知
之明乎他有更張隨事諫止不少循默然無矯枉過
中之失故能不亟不徐進退有道在元祐諸臣中身

名俱全亦難矣哉

梁燾王巖叟鄭雍孫永

論曰宋之衰也人才尚多梁燾王巖叟盡忠事上凡有過舉知無不言雖或從或違而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矣第以新州之舉於是爲過故他日紹聖復以藉口使元祐衆賢皆罹其禍由是再變而爲宣政之姦臣國日危矣鄭雍易其所守肆擊劉摯被及者三十人欲結章惇以取容然而終亦不免小人反覆專務自全竟何益哉孫永之爲人庶得其中焉

元絳許將鄧潤甫林希蔣之奇陸佃吳居厚溫

益

論曰王安石爲政一時士大夫之素知名者變其守而從之比比皆然元絳所涖咸有異政亦諂事之陋矣許將嘗力止發司馬光墓此爲可稱而言者謂其仕於元祐紹聖以至建中左右視利幡然改圖初無定論鄧潤甫初掌箋記盛有文名而首贊紹述之謀又表章蔡確定策之功雖有他長無足觀矣林希草制務醜詆正人自知隳壞名節擲筆而悔之何晚也弟旦反其所爲糾劾巨姦善惡豈相掩哉蔣之奇始愆愆濮議晚撫飛語擊舉主以自文小人之魁傑者

也吳居厚奉行新法剥下媚上溫益阿附二蔡物議不容陸佃雖受經安石而不主新法元祐黨人之罪請一施薄罰而已猶差賢於衆人焉

孫覺李常孔文仲李周鮮于侁顧臨李之純王覲馬默

論曰詩云時靡有爭王心載寧王安石之爲相可謂致天下之爭而君心不寧矣孫覺李常力諍新法寧失故人之意毅然去之而無悔賢哉孔文仲之策制科以微官慷慨論事言雖不聽而名徹上聰安石旣斥其人又廢其科何遷怒之甚耶鮮于侁早識安石敗事與呂誨同見幾先馬默用張方平薦爲御史至於盡言而不諱方平止之而不聽斯爲不負知己矣李周之耿介顧臨之用兵李之純王覲再黜而不改其正亦足以見一時之多賢焉

劉安世鄒浩陳瓘任伯雨

論曰劉安世復文彥博之言時年尚少然其言卽元祐之初政而司馬光之用心也鄒浩諫立劉后及復曲折極人所難言二人除言官俱入白其母母俱勉以盡忠報國無分毫顧慮後患意嗚呼賢哉陳瓘任伯雨抗迹疏遠立朝寡援而力發章惇曾布蔡京蔡

卞群姦之罪無少畏忌古所謂剛正不撓者歟

陳次升陳師錫彭汝礪呂陶張廷堅龔夬孫諤

陳軒江公望陳祐常安民

論曰次升從容一言止呂升卿之使嶺南大有功於元祐諸臣師錫謂蔡京若用天下治亂自是而分惜其言不行於當時而徒有驗於其後汝礪辨抹蔡確以直報怨陶言權茶爲西南害毅然觸蒲李之鋒庭堅論紹復未足以盡孝道諤言世非乏士患上不知乃薦可用者二十有二人號稱鯁直裨益尤多軒力陳青苗貽害願以清淨爲治祐擊林希且論惇京卞

章斥死弗悔公望謂神宗於元祐諸臣非有射鈎斬祛之隙而終不能移姦邪先入之言夫擊逐章惇蔡京蔡卞于外亦足少泄四海臣民之憤然京卞旣什卽起已去復來至於阽危不悟也庸暗之主可與言哉安民人虎多少之喻惴惴焉懼不足以勝小人不幸而群姦相繼用事在廷忠直之臣動因事而斥去之馴致靖康之禍其所由來遠矣小人之得政可畏夫

孫磬吳時李昭玘吳師禮王漢之黃庶朱服張舜民盛陶章衡顏復孫升韓川龔昇臣鄭穆席

旦喬執中

論曰宋之人才自祖宗涵養至於中葉盛矣顏復鄭穆醇然儒者宜居師表龔鼎臣喬執中始終不渝厥守豈易得哉章衡欲復山後八州爲國啓釁孫升以蘇軾比王安石爲人韓川詆張舜民之言不可行席旦以蔡王見疑因而擠之然瑕不掩瑜它善蓋亦有可稱者古稱才難不其然者其斯之謂歟

傳禔沈疇徐勣張汝明黃葆光石公弼毛注洪彥升鍾傳陶節夫毛漸王祖道張莊趙適

論曰夏人時蹈窾逐之使出則已章惇蔡京故撓之用兵塗邊人肝腦于地以倖已成功不亦偵乎諸蠻溪峒茅瘴非人域鳩虵與居况無敢闖吾圍京廼使祖道張莊之徒鑿空爲功舉中國重貲棄諸不毛而文飾姦慝鋪張表賀徽宗亦偃然受其欺好大黷武之心一侈而燕朔之謀作矣詩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頰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徽之耗內貪外馴召禍敗跡所從來此其本也嗚呼可不戒哉

郝質賈逵竇舜卿劉昌祚盧政燕達姚兕楊燧
劉舜卿宋守約

論曰自郝質至宋守約皆恂直忠篤爲一時名將遭

世承平邊疆少警擁節旄立殿陛高爵重祿以壽考終宜也姚氏世用武奮兕與弟麟並有威名關中號二姚兕之子雄亦以戰功至節度使而古竟以敗貶其才否可見已

苗授王君萬張守約王文郁周永清劉紹能王光祖李浩和斌劉仲武曲珍劉闓郭成賈崑張整張蘊王恩楊應詢趙隆

論曰苗授策錢南之不可城履不肯討阿章永清不以地與敵文郁撫納香嗟紹能之忠勇珍之忠赫好義光祖應詢明於料敵守約及整御衆嚴明斌浩之善戰崑恩之善射闓之出則先登入則殿後其材雖殊其可以任奔走禦侮之責於四境則一也成以捍衛邊陲服勤致死明詔褒飭廟食一方宜哉君萬挾誣報怨瞻狡譎喜功國有常罰父子譴死亦宜也詵首取燕終變其說既黜旋復爲失刑矣至若仲武敗則引咎責已勝則不自言功隆不敢啓釁干賞蘊甘分而辭榮有士君子之行焉尤武士之所難能也

趙挺之張商英劉正夫何執中鄭居中張康國朱諤劉達林攄管師仁侯蒙

論曰崇寧宣和之間政在蔡京罷不旋踵輒起姦黨

日蕃一時貪得患失之小人度徽宗終不能去之莫不趨走其門若張康國輩諤劉逵林攄者皆是也康國逵中雖異京然其材智皆非京敵卒爲京黨所擊攄奉京姦謀激怒鄰國渝約啓釁罪莫大焉易曰闕國承家小人勿用其謂是歟管師仁執政僅兩月引疾求去斯可尚已侯蒙建治五路將帥力爲申理十人者繇之而免其仁人利溥之言乎

唐恪李邦彥余深薛昂吳敏王安中王襄趙野曹輔耿南仲

論曰蔡京以紹述爲羅張端官修士而盡之上箝下鉗其術巧矣徽宗亦頗悟間用鄭居中王黼李邦彥輩褫京柄權以不肖易不肖猶去野葛而代烏啄也庸愈哉當是時王蔡二黨階京者芘京締黼者右黼援麗省臺迭相指嗾徼功挑患汴洛旣震則恇縮無策苟生苟和彼邦彥安中深敏輩誤國之罪當正其僇而欽高二君徒從竄典信失刑矣恪旣預推戴署狀乃死無足贖者輔以小臣廟上面譙大臣坐斥不變獨終始無朋與其賢矣乎

何臬孫傳陳過廷張叔夜聶昌張閣張近鄭僅
宇文昌齡許幾程之邵龔原崔公度蒲卣

論曰傳曰尺有所不逮寸有所不單觀二張之理郡鄭僅之守藩宇文父子之便邊糶革馬政許幾程之邵之經制財運蒲卣之議稅權皆有可稱道若閣之固寵於花石而龔原崔公度主王氏學以諂事安石則縉紳所不齒也

沈銖路昌衡謝文瓘陸蘊黃寔姚祐樓昇沈積中李伯宗汪解何常葉祖洽時彥霍端友俞棗蔡蕤

論曰哲徽紹述尚王氏學非是無以得高第葉祖洽首迎合時相意擢第一目是靡然士風大壞得人亦衰而上之恩秩亦薄矣熙寧而後訖於宣和首選十人唯何棗馬消與此五人有傳然時彥端友齷齪祖洽俞棗蔡蕤儉邪小人繇王氏之學不止害人心術橫潰爛熳弁邦家而覆之如是其僭焉此孟子所以必辨邪說正人心也

賈易董敦逸上官均來之邵葉濤楊畏崔台符楊汲呂嘉問李南公董必虞策郭知章

論曰神宗好大喜功之資王安石呂惠卿出而與之遇合流毒不能止也哲徽之世一變而爲蔡確章惇曾布又變而爲蔡京蔡卞日有甚之而天下亡矣乘

時起而附之者甚衆若崔台符楊汲以獄殺民呂嘉問以均輸困民董必肆酷欲害流人以取悅李南公以反覆詭隨虞策以心持兩端郭知章迎合時好且發實錄之誣觀諸人所學與其從政已多可尚何樂而爲此惡哉不過視一時君相之好尚將以取富貴而已設使神宗如仁宗之治哲徽承之必無紹述之禍雖安石輩亦將有所薰陶而未必肆其情以至是况此諸人乎世道汚隆士習升降係於人主一念慮之趣向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劉拯錢適許敦仁吳執中吳材劉昂宋喬年強

淵明蔡居厚劉嗣明蔣靜賈偉節崔鷗張根任

諒周常

論曰徽宗荒于治嬖倖塞朝柄移權姦不鳴者進習爲暖熟鷗根諒常氣節侃侃指切時敝能盡言不諱卒不勝讒舌根常死外鷗諒甫用而病奪之可悲也已金兵旣舉郭藥師已叛朝廷猶弗知矧能先見禍幾哉母或乎狂諒之言也

何灌李熙靖王雲譚世勛梅執禮程振劉延慶論曰靖康之變執禮振不忍都人塗炭拒疆敵無厭之欲親逢其凶熙靖世勛不肯以一身事二姓悲不

食以終灌延慶戰敗而沒此數人者其所遭不同至於死國難則一而已雲之死雖其有以取之殆亦天未欲絕宋祀也不然是行也康王其危哉

李綱

論曰以李綱之賢使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間莫或撓之二帝何至於北行而宋豈至爲南渡之偏安哉夫用君子則安用小人則危不易之理也人情莫不喜安而惡危然綱居相位僅七十日其謀數不見用獨於黃潛善汪伯彥秦檜之言信而任之恒若不及何高宗之見與人殊哉綱雖屢斥忠誠不少貶不以用舍爲語默若赤子之慕其母怒呵猶嗷嗷焉其裳裾而從之嗚呼中興功業之不振君子固歸之天若綱之心其可謂非諸葛孔明之用心歟

宗澤趙鼎

論曰夫謀國用兵之道有及時乘銳而可以立功者有養威持重而後能有爲者二者之設施不同其爲忠一而已方金人逼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澤一呼而河北義旅數十萬衆若響之赴聲寔由澤之忠忱義氣有以風動之抑斯民目睹君父之陷於塗淖孰無憤激之心哉使當其時澤得勇往直前無或齟齬

牽制之則反二帝復舊都特一指顧間耳黃潛善汪伯彥嫉能而基功使澤不得信其志發憤而薨豈不悲哉及趙鼎爲相則南北之勢成矣兩敵之相持非有灼然可乘之釁則養吾力以俟時否則從取危困之辱故鼎之爲國專以固本爲先根本固而後敵可圖讎可復此鼎之心也惜乎一見忌於秦檜斥逐遠徙卒齎其志而亡君子所尤痛心也竊嘗論澤鼎之終而益有感焉澤之易箠也猶連呼渡河者三而鼎自題其銘旌有氣作山河壯本朝之語何二臣之愛君憂國雖處死生禍變之際而猶不渝若是而高宗惑於儉邪之口乍任乍黜所謂善善而不能用于而下忠臣義士猶爲之撫拳扼腕國之不競有以哉

張浚

論曰儒者之於國家能養其正直之氣則足以正君心一衆志攘凶道處憂患蓋無往而不自得焉若張浚者可謂善養其氣者矣觀其初逃張邦昌之議平苗劉之亂其才識固有非偷懦之所敢望及其攘卻勅敵招降劇盜能使將帥用命所嚮如志遠人伺其用舍爲進退天下占其出處爲安危豈非卓然所謂人豪者歟群言沸騰屢奮屢躓而辭氣慨然嘗曰上

如欲復用浚當卽日就道不敢以老病辭其言如是則其愛君憂國之心爲何如哉時論以浚之忠大類漢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楊儀終其身不爲異同浚以吳玠故遂殺曲端亮能容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綱趙鼎而又詆之茲所以爲不及歟至於富平之潰師淮西之兵變則成敗利鈍雖亮不能逆睹也

朱勝非呂頤浩范宗尹范致虛呂好問

論曰朱勝非呂頤浩處苗劉之變或異用其智或震奮其威其於復辟討賊之功固有可言矣然李綱趙鼎當世之所謂賢者而勝非頤浩視之若冰炭然其中之所存果何如哉范宗尹忍於汙張邦昌之僞命而誣李綱以震主之威何其繆於是非也范致虛倭附權臣大誼已失其總勤王之師輕而寡謀以底于敗宜哉若呂好問處艱難之際其跡與宗尹同而屈已就事以規興復亦若勝非之處苗劉其心有足亮云

李光許翰許景衡張慤張所陳禾蔣猷

論曰夫拯溺拯焚之際必以任人爲急靖康建炎之禍變亦甚於焚溺矣當時非乏人才也然而國耻卒不能雪者豈非任之之道有所未至歟夫以李光之

才識高明所至有聲許翰許景衡之議論剴切張慤之善理財張所之習知河北利害皆一時之雋也是數臣者使其言聽計從不爲讒邪所抑得以直行其志其效宜可待也然或斥遠以死或用之不竟其才世之治亂安危雖非人力所爲君子於此則不能無咎於時君之失政焉蔣猷歷仕五朝當建炎初避地而終則無足稱也陳禾引裾盡言有古諫臣之風其行事在宣和之前孝宗以後乃加褒謚云

韓世忠

韓世忠有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宋靖

康建炎之際天下安危之機也勇略忠義如韓世忠而爲將是天以資宋之興復也方元木渡江惟世忠與之對陣以間暇示之及劉豫廢中原人心動搖世忠請乘時進兵此機何可失也高宗惟姦檜之言是聽使世忠不得盡展其才和議成而宋事去矣暮年退居行都口不言兵部曲舊將不與相見蓋懲岳飛之事也昔漢文帝思頗牧於前代宋有世忠而不善用惜哉

岳飛

論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爲將代不乏人求其

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史稱關雲長通春秋左氏學然未嘗見其文章飛北伐軍至汴梁之朱仙鎮有詔班師飛自爲表答詔忠義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諸葛孔明之風而卒死於秦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讐可復宋耻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劉宋殺檀道濟道濟下獄嗔目曰自壞汝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嗚呼冤哉

劉錡吳玠吳玠

論曰劉錡神機武畧出奇制勝順昌之捷威震敵國

雖韓信泚上之軍無以過焉或謂其英槩不足稽也
有餘豈其然乎吳玠與弟璘智勇忠實戮力協心據險抗敵卒保全蜀以功名終盛哉挺累從征討功效甚矣有父風焉然玠晚頗荒淫璘多喪敗豈徂于常勝驕心侈歟抑三世爲將釀成逆曦之變覆其宗祀蓋有由焉

李顯忠楊存中郭浩楊政

論曰李顯忠生而神奇立功異域父子破家徇國志復中原中罹讒構屢遭廢黜傷哉楊存中出入淮甸無大勝負典兵最久貴寵獨隆然頗能知幾不沾禍

敗其亦有天幸者歟郭浩楊政克左右玠璘兄弟保全川蜀數君子皆人所屬倚以成功者奈何撓於和議頻失事機人心沮喪不得如吉甫方叔受祉振旅以成中興之業惜哉

王德王彥魏勝張憲楊再興牛臯胡閔休

論曰王德素有威畧蚤隸劉光世審其不可恃晚從張俊竟以功名顯其知所擇哉王彥棄家赴國累破堅敵威震河朔晚奪兵柄使之治郡用違其材惜矣魏勝崛起無甲兵糧餉之資提數千烏合之衆抗金人數十萬之師卒完一州名震當時壯哉然見忌于諸將無援而戰死亦可惜矣張憲等五人皆岳飛部將爲敵所畏亦一時之傑也然或以戰沒或以憤卒而憲以不證飛獄冤死悲夫

張俊張宗顏劉光世王淵解元曲端

論曰南渡諸將以張韓劉岳並稱而俊爲之冠然夷考其行事則有不然者俊受心膂爪牙之寄其平苗劉雖有勤王之績然旣不能守越又棄四明負亦不少矧其附檜主和謀殺岳飛保全富貴取媚人主其負戾又如何哉光世自恃宿將選沮却畏不用上命師律不嚴卒致酈瓊之叛迎合檜意首納軍權雖得

善終牖下君子不貴也二人方之韓岳益遠矣然子
盖宗顏號俊子弟著海之功泗上之捷亦足稱焉王
淵以總卒扈從有勞遂至驕盈失將士心自取覆敗
况結托康履與光世一轍烏足道哉解元始由韓世
忠進其攻城野戰未嘗敗衄有可稱者不幸早世惜
哉曲端剛懷自用輕視其上勞效未著動違節制張
浚殺之雖寃盖亦自取焉爾

王友直李寶成閔趙密劉子羽呂祉胡世將鄭

剛中

論曰自紹興和議成材武善謀之士無所用其力若
王友直之矯制起兵李寶之立功膠西成閔趙密皆
足以斬將塞旗劉子羽轉戰屢勝呂祉不從劉豫胡
世將鄭剛中威震巴蜀皆中道以歿是以知宋不克
興復也

白時中徐處仁馮澥王倫宇文虛中湯思退

論曰以白時中之孱佞徐處仁之姦細馮澥之邪狂
湯思退之巧詐而排楊時誤李剛異張浚其識趣可
見矣雖有小善何足美哉王倫雖以無行應使往來
虎口屢被拘留及金人脅之以官竟不見迫而死
悲夫較之虛中卽受其命爲之定官制草赦文享富

貴者大有間矣卒以輕肆譏誣覆其家族真不知義命者哉雖云寃死亦自取焉律以豫讓之言益可愧哉

朱倬王綸尹穉王之望徐俯沈與求翟汝文王庶辛炳

論曰秦檜晚薦士以收人望然一時知名之士亦豈盡可籠絡者哉朱倬論事輒不合王綸代言辭合體要若尹穉王之望人品雖不同其附和議則一爾徐俯未與趙鼎爭辨沮抑岳飛異哉沈與求止和親之議翟汝文善料事而檜以爲異已王庶論都荊州當

時諸臣之慮皆不及此考夫祈寬之事庶蓋忠義人也辛炳雅志清脩又豈多見也歟

朱弁鄭望之張邵洪皓

論曰孔子云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當建炎紹興之際凡使金者如探虎口能全節而歸若朱弁張邵洪皓其庶幾乎望之不足議也皓留北十五年忠節尤著高祖謂蘇武不能過誠哉然竟以忤秦檜謫死悲夫其子迺遵邁相繼登詞科名滿天下迺位極台輔而邁文學尤高立朝議論最多所謂忠義之報詎不信夫

張九成胡銓廖剛李迨趙開

論曰秦檜執國柄其誤宋失計固無以議為也張九成之策胡銓之疏忠義凜然廖剛請復用德望之人豈苟阿時好者哉李迨趙開所謂可使治其賦也歟
鄧肅李邴滕康張守富直柔馮康國

論曰鄧肅李邴滕康當危急存亡之秋皆侃侃正色知無不言張守論事明遠富直柔阨於秦檜呂頤浩馮康國說折二凶皆有用之才也

常同張致遠薛徽言陳淵魏矼潘良貴呂本中
論曰傳有之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紹興之世呂頤浩秦檜在相位雖有君子豈得盡其志宋之不能圖復中原雖曰天命豈非人事乎若常同張致遠薛徽言陳淵魏矼潘良貴呂本中其才猷皆可以經邦其風節皆可以厲世然皆論議不合奉祠去國可為永嘸矣

向子諲陳規季陵盧知原陳桷李璆李朴王庠
王衣

論曰向子諲以相家之子克飭臣節陳規以文儒之臣有聲鎮守可謂拔乎流俗者焉季陵言事不諱二盧兄弟並用以材見稱陳桷守禮知變李璆為政有

惠咸足紀焉李朴不詆權威王庠志高而晚節頗衰
王衣明恕而用刑不刻雖或器識不齊亦皆不曠其
職見歎

衛膚敏劉珏胡舜陟沈晦劉一止胡交修綦崇
禮

論曰建炎紹興之際網羅俊彥布于庶職如衛膚敏
以下七人者其論議時政指陳闕失雖或好惡多不
同亦皆一時之表表者矧一止寧止兄弟之忠清交
修崇禮之詞翰又有助於治化者焉

章誼韓肖胄陳公輔張翬胡松年曹勛李植韓

公裔

論曰章誼有蹇諤之節肖胄席父祖之蔭二人多所
論建奉使不辱亦可取矣陳公輔得諫臣之體其劾
蔡京王黼之黨論吳敏李剛之際是矣然旣辨安石
學術之害而不尚程頤之學何邪張翬斥蔡京之禍
薦楊時之賢其趣操正矣况平寇有術而不自以爲
功乎松年鄙秦檜而不交知命通方固不易得而曹
勛崎嶇兵間稍著勞効然金人入侵之計已決猶曰
鄰國恭順無他何其見幾之不蚤邪若李植韓公裔
蚤著忠藎爲天子故人能與黃潛善秦檜爲異閉門

不出待時而動斯亦知所向方者哉

何鑄王次翁范同楊愿樓炤勾龍如淵薛弼羅
汝楫蕭振

論曰何鑄王次翁以下數人者附麗秦檜斥逐忠良以饗富貴而次翁尤爲柔媚故檜獨憐之其在位最久孔子所謂鄙夫患得患失無所不至者此輩是已鑄能伸岳飛之枉雖爲可尚然又爲之使金而通問焉蓋墮其術而不悟者檜之計深哉

范如圭吳表臣王居正晏敦復黃龜年程瑀張
闡洪擬趙達

論曰如圭師于安國居正師于楊時敦復師于程頤表臣交于陳瓘其師友淵源有自來矣故其議論謹直剛嚴鯁峭不惑異說不畏彊禦大畧相似若夫居正辨王氏三經之繆龜年首劾秦檜主和之非程瑀力排蔡京之黨尤爲有功於名教張闡論事無避洪擬朴實端亮趙達純正善文皆一時之良爲檜所忌而不撓者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信哉

張燾黃中孫道夫曾幾勾濤李彌遜

論曰宋旣南渡日以徽宗梓宮及韋后爲念秦檜主和甘心屈已張燾連章論列謀深慮遠其言取必於

天豈忘宗社之讎哉亦曰相時而動耳惜其利澤專於蜀也黃中不黨不阿明察料敵立朝忠實退不忘君道夫受知張浚憂國而不爲身謀曾幾積學絜行風節凜凜陳嘗膽枕戈之言以贊親征亦壯矣哉勾濤直節正論不受檜私絜身歸老彌遜曾開同沮和議廢絀以沒無怨懟心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歟

陳俊卿虞允文辛次膺

論曰孝宗志恢復特任張浚俊卿斥姦黨明公道以爲之佐洎居中書知無不爲言無不盡蓋其立志一以先哲爲法非他相可擬也允文許國之忠炳如丹

青金庶人亮之南侵其鋒甚銳中外倚劉錡爲長城錡以病不克進師允文儒臣奮勇督戰一舉而挫之亮乃自斃昔赤壁一勝而三國勢成淮淝一勝而南北勢定允文采石之功宋事轉危爲安實係乎此及其罷相鎮蜀受命興復尅期而往志雖未就其能慷慨任重豈易得哉次膺力排群邪無負言責涖政不煩居約有守晚再立朝謇諤尤著南渡直言之臣宜爲首稱焉

陳康伯梁克家汪澈葉義問蔣芾葉顥葉衡

論曰陳康伯以經濟自任臨時明斷梁克家才優識

遠謀國盡忠至若汪澈之論事忠懇薦達人才葉義問直言正色掃除秦檜餘黨然不長於兵臨敵失措豈優議論而劣事功者歟葉黶清儉正直而衡才智有餘蓋亦一時之選云

葛邲錢端禮魏杞周葵施師點蕭燧龔茂良

論曰葛邲在相位雖不久而能守法度進人才其處已也則以不欺爲本錢端禮以戚屬爲相周葵晚雖不附秦檜而與龔茂良皆主和議若乃魏杞奉使知尊國體施師點之靖重有守蕭燧忠實敢言仕於紹興之間可謂不幸矣

劉琪王藺黃祖舜王大寶金安節王剛中李彥

頴范成大

論曰劉琪忠義世家迨屬續以未雪讐耻爲深恨王藺犯顏忠諫剛腸嫉惡方趙鼎張浚非罪遠謫朋交絕踪大寶獨從之游建斥權姦了無顧忌安節距秦檜排淵覲堅如金石孤立無黨死生禍福曾不一動其心當金兵犯大散關剛中單騎星馳夜起吳璘一戰却敵成大致書北庭幾於見殺卒不辱命俱有古大臣風烈孔子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者歟若祖舜奪楊愿恩褫秦熺秩誅檜惡於旣死彥頴論

事激烈披瀝思蓋真氣亦可尚已

黃洽汪應辰王十朋吳芾陳良翰杜莘老

論曰黃洽渾厚有守應辰學術精醇尤稱骨鯁十朋吳芾良翰莘老相繼在臺府歷詆姦倖直言無隱皆事上忠而自信篤足以當大任者惜不足其用焉

周執羔王希呂陳良祐李浩陳橐胡沂唐文若

李燾

論曰執羔宿德雅度在經筵忠忱啓沃以口舌相高為戒希呂剛直愷切有古引裾風良祐力止汎使懼開釁端忤旨竄斥而其心焉李浩獨不造秦熿陳橐

以呈身為耻文若譏休兵胡沂斥闕宦其清風苦節終始弗渝高孝之世李燾耻讀王氏書掇拾禮文殘缺之餘粲然有則長編之作咸稱史才然所掇拾或出野史春秋傳疑傳信之法然歟

尤袤謝諤顏師魯袁樞李椿劉儀鳳張孝祥

論曰尤袤學本程頤所謂老成典刑者立朝抗論與人主爭是非不允不已而能令終完節難矣謝諤顏師魯袁樞臨民則以治辨聞立朝則啓沃忠諫各舉迺職為世師表李椿劉儀鳳言論節槩著於行事張孝祥蚤負才略莅政揚聲迨其兩持和議君子每歎

息焉

李衡王自中家愿張綱張大經蔡洸莫濛周淙
劉章沈作賓

論曰李衡進退雍容幾於聞道王自中家愿竒邁危
言摧折弗悔咸有可稱嘗考宋之立國元氣在臺諫
崇寧大觀而後姦佞擅權爵賞冒濫馴至覆亡高孝
重繩糾封駁之司張綱抑合庶恩大經劾韓侂斥董
璉人人振揚風采正氣稍伸矣時則有若洸濛淙章
作賓班班有善同傳亦宜

周必大留正胡晉臣

論曰謀大事決大議非凝定有立者不能也周必大
留正一時俱以相業稱然必大純篤忠厚能以善道
其君光寧禪受之際懼禍而密其可爲有立乎哉若
胡晉臣爭論朱熹則侃侃有守者也

趙汝愚

論曰趙汝愚宋之宗臣也其賢固不及周公其位與
戚又非若周公之尊且昵也方孝宗崩光宗疾大喪
無主中外洶洶一時大臣有畏難而去者矣汝愚獨
能奮不慮身定大計於頃刻收召明德之士以輔寧
宗之新政天下翕然望治其功可謂盛矣然不幾時

卒爲韓侂胄所構一斥而遂不復返天下聞而寃之於此見天之所以眷宋者不如周而宋之陵夷馴至于不可爲信非人力之所能也汝愚父以純孝聞而子崇憲能守家法所至有惠政亦可謂世濟其美者已

彭龜年黃裳羅點黃度林大中陳騃黃黼詹體

仁

論曰彭龜年黃裳羅點以青宮師保之舊盡言無隱黃度林大中亦能守正不阿進退裕如此數臣者皆能推明所學務引君以當道可謂粹然君子矣陳騃論事頗切時病詹體仁深於理學皆有足稱者然騃嘗詆譏呂祖謙至視趙汝愚劉光祖爲仇而體仁乃能以朱熹真德秀爲師友卽其所好惡而二人之邪正於是可知焉

胡絃何澹林栗高文虎陳自強鄭丙京鏜謝深甫許及之梁汝嘉

論曰君子之論人亦先觀其大者而已矣忠孝人之大節也胡絃導其君以短喪不得謂之忠何澹疑所生繼母之服士論紛紜而後去不可以爲孝彼於其大者且忍爲之則其協比權姦誣構善類亦何憚而

不為乎謝深甫出處舊史泯其迹若無可議為者然
 慶元之初韓侂胄設偽學之禁罔羅善類而一空之
 深甫秉政適與之同時諉曰不知不可也况於一劾
 陳傳良再劾趙汝愚形於深甫之章有不可揜者乎
 陳自強鄭丙許及之輩狐媚苟合以竊貴寵斯亦不
 足論已若林栗之有治才善論事高文虎之自負該
 洽京鏗之仗義秉禮志信於敵國抑豈無足稱者然
 栗以私忿詆名儒不為清議所與而文虎草偽學之
 詔以是為非以正為邪變亂白黑以欺當世其人可
 知也鏗暮年得政朋姦取容既愧其初服矣况偽學
 之目識者以為鏗實發之乎士君子立身行事一失
 其正流而不知返遂為千古之罪人可不懼哉可不
 懼哉

史浩王淮趙確權邦彥程松陳謙張巖

論曰史浩宅心平恕而不能相其君恢復之謀王淮
 為偽學之禁毒痛善類趙雄與虞允文協謀用兵而
 舊史謂二人沮抑張栻何哉邦彥守城力戰惜乎助
 呂頤浩攻李剛君子少之程松陳謙張巖誣謾之徒
 何足算哉

徐誼吳獵項安世薛叔似劉甲楊輔劉光祖

論曰徐誼竄逐於小人之手身之否道之亨也吳獵之以學爲政項安世之通經博古皆一時之英才今更定舊史公論其少伸歟薛叔似通儒也不幸以開邊事累之劉甲楊輔蔚乎有用之才劉光祖盛名與涪州學記並傳穹壤世之人何憚而不爲君子也

余端禮李璧丘宥倪思宇文紹節李繫

論曰余端禮平時論議剴正及爲相受制於韓侂胄雖有志扶掖善類而不得以直遂頗不免君子之論若李璧丘宥皆諫侂胄以輕兵召釁之失及其決意用師命葉適草詔不從而璧獨當筆焉何其所見後先舛迕哉附會之罪璧固無以逭於公論矣倪思直辭劄主又屢解權臣三黜不變其風槩有可尚焉李繫所至能舉荒政蠲苛賦亦庶幾古所謂惠人也

鄭穀仇愈高登婁寅亮宋汝爲

論曰高宗播遷復有苗劉之變此何時也鄭穀王庭秀正色立朝以爭君臣之義顧不韙哉仇愈愷悌君子遺澤在民易曰王臣處蹇高登有馬婁寅亮請立太祖後爲太子能言人臣之所難言而高宗亦慨然從之君仁而臣直乎宋汝爲歸自金國論事切直與寅亮俱迕秦檜一則誣以罪譴一則逃遁以死於乎

惴矣

王信汪大猷袁燮吳柔勝游仲鴻李祥王介宋德之楊大全

論曰王信有文學通政事汪大猷敦厚老成袁燮學有所本吳柔勝游仲鴻名在僞學觀李祥訟趙汝愚公論藉是以立王介楊大全直道而行宋德之其知兵者歟

辛棄疾何異劉宰劉燾柴中行李孟傳

論曰古之君子出處不齊同歸于是而已辛棄疾知大義而歸宋何異篤實君子而切諫光宗朝聖華宮

柴中行寧不校臨川之試終不肯自言非程頤僞學劉燾表章朱熹四書以備勸講衛道之功莫大焉李孟傳所立不愧其父至於劉宰飄然遠引屢徵不起所謂鴻飛冥冥者耶

陳敏張詔畢再遇安丙楊巨源李好義

論曰陳敏善守畢再遇善戰張詔出使不辱國爲將得士心趙汝愚薦爲武興帥以其才足以制曦也曦之畔向非安丙楊巨源李好義之謀西方之憂莫大焉然丙卒以是殺巨源何其媚疾而殘賊也李好義失於周防竟爲王喜所圖宋知喜爲曦黨旣不能罪

又以節鎮賞之幾何而不爲唐末之姑息以成藩鎮之旤乎

趙方賈涉扈再興孟宗政張威

論曰宋之南渡邊將之才何其鮮哉或曰江南非用武之地然古之善兵者若孫武子亦吳人也抑先王之世文武無二道文武旣分宜其才之各有所偏勝也趙方少從張栻學許國之忠應變之略隱然有尊趙折衝之風其部曲如扈再興孟宗政後皆爲名將亦方之能獎率也方之子范葵宗政子珙後皆以功名自見不愧其父有足稱者賈涉居方面亦號有才及其庶孽竟至亡國爲可歎也張威者善於御衆故所至立功云

汪若海張運柳約李舜臣孫逢吉章穎商飛卿
劉穎徐邦憲

論曰汪若海柳約仕於南渡播遷之時其志將以尊君父故讀其謄書而悲之張運李舜臣職舉事修遺愛在民孫逢吉章穎辨正人之非邪正學之非僞君子哉商飛卿劉穎徐邦憲皆有立於權臣柄國之日卓乎不爲勢利所移故能爾耶

李宗勉袁甫劉黻王居安

論曰李宗勉在庶僚論事平直及入相負公清之稱
袁甫學有本原善達其用持節所過其民至今思之
劉黻分別邪正侃侃敢言亦難能者王居安掃除群
邪以匡王國其志壯哉

崔與之洪咨夔許奕陳居仁劉漢弼

論曰唐張九齡姜公輔宋余靖皆出於嶺嶠之南而
爲名世公卿造物者曷嘗擇地而生賢哉先王立賢
無方蓋爲是也番禺崔與之晚出屹然大臣之風卒
與三子者方駕齊驅洪咨夔許奕直道正言於理宗
在位之日陳居仁見稱循吏親結主知劉漢弼抱忠

以死哀哉

杜範楊簡張處呂午

論曰杜範在下僚已有公輔之望及入相未久而沒
楊簡之學非世儒所能及施諸有政使人百世而不
能忘然雖享高年不究於用豈不重可惜也哉張處
子諒易直呂午風采凜然皆有裨於世道者矣

吳昌裔汪綱陳宓王霆

論曰吳昌裔訪道東南一何勤哉故其造深醇見諸
事功者足以知其學無雜也汪綱之遺愛在越先民
所謂擇賢以任者固不我欺矣陳宓以宰相子論諫

卷之三十一
之直于今有光王霆通兵家言而謂不可以道從世
此古人謀帥貴乎說禮樂而敦詩書也

高定子高斯得張忠恕唐麟

論曰觀高定子在西陲政業著聞矣斯得屢起而屢
仆於權臣之手及其再起宋事已非張忠恕論濟邸
事有父祖風焉唐麟者亦可謂古之遺直

婁機沈煥曹彥約范應鈴徐經孫

論曰嗚呼寧宗之爲君韓侂胄之爲相豈用兵之時
乎故婁機力止之小學之廢久矣而機獨知致力於
此沈煥舒璘學遠識明曹彥約可與建立事功范應
鈴赫然政事如神明徐經孫清慎有守卒以爭公田
迂賈似道去國君子稱之

湯壽蔣重珍牟子才朱貔孫歐陽守道

論曰湯壽立朝蹇諤蔣重珍自擢魏科旣居盛名之
下而能樹立於當世可爲難矣牟子才朱貔孫直聲
著于中外歐陽守道廬陵之醇儒也

孟琪林杲王登楊揆張惟孝陳咸

論曰宋之辱於金久矣使我國家與師討罪聲震河
朔乃遣孟琪帥師夾攻遂滅其國以雪百年之耻而
琪說禮樂敦詩書誠寡與二杲王登楊揆張惟孝

思以功名自見雖所立有大小皆竒才也陳咸不從
逆曦雖不能死然理財於喪亂之餘蜀賴以固守豈
不賢於匹夫之自經溝瀆者哉

樓鑰李大性任希夷徐應龍莊夏王阮王質陸
游方信孺王柟

論曰樓鑰渾厚正大李大性直言不愧其先任希夷
請謚先儒徐應龍在經筵多所裨益莊夏王阮王質
皆負其有爲之才卒奉祠去國陸游學廣而望隆晚
爲韓侂胄著堂記君子惜之抑春秋責賢者備也方
信孺年少奉使而以意氣折金人王柟北歸請錄信
孺之功長者哉

趙汝談趙汝謹趙希館趙彥呐趙善湘趙與懽
趙必愿

論曰宋之公族徃徃亦由科第顯用各能以術業自
見汝談汝謹希館是已彥呐帥邊而墮功亦由廟算
之短善湘父子克平大盜與懽以長者稱必愿世濟
其美可謂信厚之公子矣

史彌遠鄭清之史嵩之董槐葉夢鼎馬廷鸞

論曰史彌遠廢親立疏諱聞直言鄭清之墮名於再
相之日彌遠之罪旣著故當時不樂嵩之之繼也因

喪起復群起攻之然固將才也董槐毋得而議之矣
葉夢鼎馬廷鸞之所遭逢其不幸也大

傳伯成葛洪曾三復黃疇若袁韶危稹程公許
羅必元王遂

論曰傳伯成晚與楊簡爲時著龜葛洪守正不阿曾
三復澹然無躁競之心黃疇若優於政治袁韶力請
討李全蓋丞相史彌遠心腹也危稹以通問徐僑獲
罪其人可知矧治州之政有循吏之風焉羅必元受
學於稹者也程公許王遂謹論疊見豈不偉哉

吳淵余玠汪立信向士璧胡穎冷應澂曹叔遠

七萬馬光祖

論曰吳淵才具優長而嚴酷累之余玠意氣豪雄而
志不克信賈似道不用汪立信之策殆天奪其魄矣
向士璧卒阨於似道宋之不足圖存蓋可知也胡穎
好毀淫祀非其中之無憾不能爾也冷應澂安邊之
才曹叔遠王萬皆正人端士馬光祖治建康逮今遺
愛猶在民心可謂能臣已

喬行簡范鍾游似趙葵謝方叔

論曰喬行簡弘深好賢論事通練范鍾游似同在相
位皆謹飭自將而意見不侔趙方豫計二子後當若

何而癸范所立皆如所言所謂知子莫若父也然宋自端平以來捍禦淮蜀兩邊者非發材館之士卽其偏裨之將朝廷倚之如長城之勢及其筋力旣老而衛國之志不衰亦曰壯哉謝方叔相業無過人者晚困於權臣至以玩好丹劑爲人元壽坐是貶削有愧金鏡多矣

吳潛程元鳳江萬里王燭章鑑陳宜中

論曰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理宗在位長久命相寔多其人若吳潛之忠亮剛直財數人焉潛論事雖近於訐度宗之立謀議及之潛以正對人臣懷顧望爲

子孫地者能爲斯言哉程元鳳謹飭有餘而乏風節尚爲賈似道所朶江萬里問學德望優於諸臣不免爲似道籠絡晚年微露鋒穎輒見擯斥士大夫不幸與權姦同朝自處難矣似道督視江上之師以國事付王燭章鑑陳宜中蓋取其平時素與已者燭章中於其旣出稍欲自異及聞其敗乘勢蹙之旣而二人自爲矛盾宋事至此危急存亡之秋也當國者交驩戮力猶懼不建所爲若是何望其能匡濟乎似道誅燭死鑑遜宜中走海島宋亡

文天祥

論曰自古志士欲信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卽人心之安爾商之衰周有代德盟津之師不期而會者八百國伯夷叔齊以兩男子欲扣馬而止之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他日孔子賢之則曰求仁而得仁宋至德祐亡矣文天祥往來兵間初欲以口舌存之事旣無成奉兩孱王崎嶇嶺海以圖興復兵敗身執我世祖皇帝以天地有容之量旣壯其節又惜其才留之數年如虎兕在押百計馴之終不可得觀其從容伏質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可不謂之仁哉宋三百餘年取士之科莫盛於進士進士莫盛於掄魁自天祥死世之好爲高論者謂科目不足以得偉人豈其然乎

宣繒薛極陳貴誼曾從龍鄭性之李鳴復鄒應龍余天錫許應龍林略徐榮叟別之傑劉伯正金淵李性傳陳鞞

論曰宋自嘉定以求居相位者賢否不同故執政者各以其氣類而用之因其所就而後世得以考其人焉宣繒薛極者史彌遠之腹心也陳貴誼曾從龍鄭性之李性傳劉伯正皆無所附麗李鳴復金淵者史

嵩之之羽翼也鄒應龍無所考見許應龍治郡見稱循良林略所謂虚心從諫者有益於人主矣徐榮叟父子兄弟皆爲名臣陳鞞將帥才也優於別之傑多矣

王伯大鄭家應儼徐清叟李曾伯王埜蔡抗張璠馬天驥朱熠饒虎臣戴慶烜皮龍榮沈炎

論曰王伯大立朝直諫鄭家沈炎居言路不辨君子小人皆彈挂之吾不知其所說也應儼清慎沒世徐清叟風采凜乎班行之間李曾伯之治邊短于才者也王埜得名父師而其學問益光蔡抗號爲君子史

門其事若張璠馬天驥饒虎臣未見卓然有可稱者戴慶烜皮龍榮登第皆未久而位至執政龍榮不附權臣爲所擯斥而死猶爲可取慶烜無所稱述焉朱熠在臺察如狂獠遇人輒噬之云

楊棟姚希得包恢常挺陳宗禮常楫家鉉翁李庭芝

論曰楊棟學本伊洛而尼於權臣速謗召尤誰之過歟姚希得藹然君子包恢以嚴爲治抑以衰世之民非可以縱弛待之耶常挺陳宗禮咸通濟著聲望常楫晚訟皇子竝事光明正大公義炳然家鉉翁義不

二君足爲臣軌李庭之死於國難其可憫哉

林勳劉才邵許忻應孟明曾三聘徐僑度正程
秘牛大年陳仲微梁成大李知孝

論曰讀本政書然後知林勳之井地可謂密矣劉才
邵能全名節於權姦之時許忻之論和議最爲忠懇
卒以是去國充足悲夫應孟明曾三聘之不污韓侂
胄孔子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徐僑之清
節度正之淳敏牛大年之廉正陳仲微之忠實然皆
不至於大用非可惜哉若乃程秘之竊取富貴梁成
大李知孝甘爲史彌遠鷹犬遺臭萬年者也

吳泳徐範李韶王邁史彌澤陳埴趙與篋李大
同黃當楊大異

論曰正論之在天下未嘗亡也徐範之於韓侂胄吳
泳李韶王邁之於史氏皆能無所回撓正色直言至
於史彌鞏則彌遠之弟陳埴其甥也不以私親而廢
天下之公論抑孟子所謂寡助之至者歟趙與篋楊
歷最久甘爲聚斂之臣李大同以鄉人喬行簡爲相
薦起之黃當出任以恤民尊賢爲急可謂知本大異
節義如此宜其善政之著稱于世也

陸持之徐鹿卿趙逢龍趙汝騰孫夢觀洪天錫

黃師雍徐元杰孫子秀李伯玉

論曰陸持之學足以承其家而不幸蚤喪徐鹿卿論議明達克施有政趙逢龍之清操汝騰之不撓孫慶觀之平直洪天錫黃師雍徐元杰李伯玉皆悉心直言不避權勢孫子秀政績著見皆當時之傑出云

劉應龍潘枋洪芹趙景緯馮去非徐霖徐宗仁
危昭德陳塏楊文仲謝枋得

論曰劉應龍不附賈似道馮去非不附丁大全潘枋論皇子竝事坎壈以終洪芹訟吳潛偉哉趙景緯醇儒也而無躁競之心徐霖進則直言于朝退則講道于里徐宗仁國亡與亡異乎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危昭德經筵進對之言悉載諸故史陳塏能以意氣感人楊文仲當捨攘之時猶能薦士謝枋得欽崎以全臣節皆宋末之卓然者也

循吏傳

宋法有可以得循吏者三太祖之世牧守令錄躬自召見問以政事然後遣行簡擇之道精矣監司察郡守郡守察縣令各以時上其殿最又命朝臣專督治之考課之方密矣吏犯贓遇赦不原防閑之令嚴矣承平之世州縣吏謹守法度以修其職業者寔多其

人其間必有絕異之績然後別於賞令或自州縣善最他日遂爲名臣則撫字之長又不足以盡其平生故始終三百餘年循吏載諸簡策者十二人作循吏傳

道學傳

道學之名古無是也三代盛時天子以是道爲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爲職業黨庠術序師弟子以是道爲講習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載之間無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澤以遂其性於斯時也道學之名何自而立哉文王周公既沒孔子有

德無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漸被斯世退而與其徒定禮樂明憲章刪詩修春秋讚易象討論墳典期使五三聖人之道昭明於無窮故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孔子沒曾子獨得其傳傳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沒而無傳兩漢而下儒者之論大道察焉而弗精語焉而弗詳異端邪說起而乘之幾至大壞千有餘載至宋中葉周敦頤出於春陵乃得聖賢不傳之學作太極圖說通書推明陰陽五行之理命於天而性於人者瞭若指掌張載作西銘又極言理一分殊之旨然後道之太原出於天者灼然而無疑焉仁宗明道

初年程顥及弟頤寔生及長受業周氏已乃擴大其所聞表章大學中庸二篇與語孟並行於是上自帝王傳心之奧下至初學入德之門融會貫通無復餘蘊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傳其學加親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爲先明善誠身爲要凡詩書六藝之文與夫孔孟之遺言顥錯於秦火支離於漢儒幽沉於魏晉六朝者至是皆煥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學所以度越諸子而上接孟氏者歟其於世代之污隆氣化之榮悴有所關係也甚大道學盛於宋宋弗究於用甚至有厲禁焉後之時君世主欲復天德王道之治必來此取法矣邵雍高明英悟程氏實推重之舊史列之隱逸未當今置張載後張栻之學亦出程氏旣見朱熹相與博約又大進焉其他程朱門人考其源委各以類從作道學傳

文苑傳

自古創業再統之君卽其一時之好尚而一代之規撫可以豫知矣藝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奪武臣之權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學之名作其卽位彌文日增自時厥後子孫相承上之爲人君者無不典學下之爲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

錄無不擢科海內文士彬彬輩出焉國初楊億劉筠猶襲唐人聲律之體柳開穆脩志欲變古而力弗建廬陵歐陽修出以古文倡臨川王安石眉山蘇軾南豐曾鞏起而和之宋文日趨於古矣南渡文氣不及東都豈不足以觀世變歟作文苑傳

忠義傳

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宋之初興范質王溥猶有餘憾况其他哉藝祖首褒韓通次表衛融足示意嚮厥後西北疆場之臣勇於死敵往往無懼真仁之世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

以直言讜論倡于朝於是中外搢紳知以名節相高廉耻相尚盡去五季之陋矣故靖康之變志士投袂起而勤王臨難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節相望班班可書匡直輔翼之功盖非一日之積也奉詔修三史集儒臣議凡例前代忠義之士咸得直書而無諱焉然死節死事宜有別矣若敵王所愾勇往無前或御命出疆或授職守土或寓官閑居感激赴義雖所處不同論其捐軀徇節之死靡二則皆爲忠義之上者也若勝負不常陷身俘獲或慷慨就死或審義自裁斯爲次矣若蒼黃遇難實命亂兵雖疑傷勇終

異苟免况於國破家亡主辱臣死功雖無成志有足尚者乎若夫世變淪胥毀跡冥邈能以貞厲保厥初心抑又其次歟至於布衣危言嬰鱗觸諱志在衛國遑恤厥躬及夫鄉曲之英方外之傑賈勇蹈義厥死惟鈞以類附從定爲等差作忠義傳

孝義傳

冠冕百行莫大於孝範防百爲莫大於義先王興孝以教民厚民用不薄興義以教民睦民用不爭率天下而由孝義非履信思順之世乎太祖太宗以來子有復父仇而殺人者壯而釋之刲股割膽咸見褒賞至於數世同居輒復其家一百餘年孝義所感醴泉甘露芝草異木之瑞史不絕書宋之教化有足觀者矣作孝義傳

隱逸傳

中古聖人之作易也於遯之上九曰肥遯無不利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二爻以陽德處高地而皆以隱逸當之然則隱德之高於當世其來也遠矣巢由雖不見於經其可誣哉五季之亂避世宜多宋興巖穴弓旌之昭疊見於史然而高蹈遠引若陳搏者終莫得而致之豈非二卦之上九者乎种放之

徒召對大廷疊疊獻替使其人出處果有合于良之君子時止時行人何譏哉作隱逸傳

烈女

古者天子親耕教男子力作皇后親蠶教女子治生王道之本風俗之原固有在矣男有塾師女有師氏國有其官家有其訓然而詩書所稱男女之賢尚可數也世道既降教典非古男子之志四方猶可隆師親友以為善女子生長環堵之中能著美行垂於汗青豈易得哉故歷代所傳列女何可棄也考宋舊史得烈女若干人作烈女傳

方技傳

昔者少皞氏之衰九黎亂德家為巫史神人消焉顓頊氏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其患遂息厥後三苗復棄典常帝堯命羲和脩重黎之職絕地天通其患又息然而天有王相孤虛地有燥濕高下人事有吉凶悔吝疾病札瘥聖人欲斯民趨安而避危則巫醫不可廢也後世占候測驗厭禳崇檜至於兵家遁甲風角鳥占與夫方士俯煉吐納導引黃白房中一切焘蒿妖誕之說皆以巫醫為宗漢以來司馬遷劉歆又亟稱焉然而歷代之君臣一惑

於其言害於而國凶於而家靡不有之宋景德宣和之世可鑒乎哉然則歷代方技何脩而可以善其事乎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漢嚴君平唐孫思邈呂才言皆近道孰得而少之哉宋舊史有老釋符瑞二志又有方技傳多言機祥今省二志存方技傳云

外戚傳

自西漢有外戚之禍歷代鑒之崇爵厚祿不畀事權然而一失其馭猶有肺附之變焉宋法待外戚厚其間有文武才諳皆擢而用之怙勢犯法繩以重刑亦不少貸仁英哲三朝母后臨朝聽政而終無外家干政之患將法度之嚴體統之正有以防閑其

宦者傳

宋世待宦者甚嚴太祖初定天下掖庭給事不過五十人宦寺中年方許養子爲後又詔臣僚家毋私蓄闈人民間有闈童孺爲貨鬻者論死去唐未遠有所懲也厥後太宗却宰相之請不授王繼忠宣徽真宗欲以劉承規爲節度使宰相持不可而止中更主幼母后聽政者凡三朝在於前代豈非宦者用事之秋乎祖宗之法嚴宰相之權重貂璫有懷姦慝旋踵屏

除君臣相與防微杜漸之慮深矣然而宣政間童貫
梁師成之禍亦豈細哉南渡苗劉之逆亦宦者所激
也坊記曰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大爲之坊民猶踰之
可不戒哉作宦者傳

佞幸傳

人君生長深宮之中法家拂士接耳目之時少宦官
女子共啓處之日多二者佞幸之梯媒也剛明之主
亦有佞幸焉剛好專任明奸偏察彼佞幸者一投其
機爲患深矣他日敗闕雖能殄除隳城以求狐灌社
以索鼠亦曰殆哉宋世中材之君朝有佞幸所不免
也太宗有弭德超趙贊孝宗有曾覲龍大淵二君固
不可謂非剛明之主也作佞幸傳

姦臣傳

易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君子雖多小人用事其象
爲陰小人雖多君子用事其象爲陽宋初五星聚奎
占者以爲人才衆多之兆然終宋之世賢哲不乏姦
邪亦多方其盛時君子秉政小人聽命爲患亦鮮及
其衰也小人得志逞其狡謀壅闕上聽變易國是賊
虐忠直屏棄善良君子在野無捄禍亂有國家者正
邪之辨可不慎乎作姦臣傳

卷之三十一
四十五
叛臣傳

宋失其政金人乘之俘其人民遷其寶器效遼故其臣爲君冠屨易位莫甚斯時高宗南渡國勢

悍僕狂奴欺主衰敗易動於惡兵雖凶器尤忌殘忍將用忍人先無仁心視背君親猶反掌耳世將之子使握重兵居之阨塞之地豈非召亂之道乎大義昭明旋踵殄滅蓋天道也扶綱常遏亂略作叛臣傳

世家傳

唐自安史之亂藩鎮專制百有餘年浸成割據及巢賊蹂躪郡邑丘墟降臻五季豪傑蠶午各挾智力擅爲封疆自制位號以爭長雄天厭禍亂授宋大柄太祖命將出師十餘年間南平荆楚西取巴蜀劉鋹旣俘李氏納欵至于太宗吳越請吏漳泉來歸薄伐太原遂僨北漢而海內一矣王偁東都事略用東漢隗囂公孫述例置孟昶劉鋹等於列傳舊史因之今倣歐陽脩五代史記列之世家凡諸國治亂之原天下離合之勢有足鑒者悉著于篇其子孫諸臣事業有可考者各疏本國之下作列國世家

周三臣

五代史記有唐六臣傳示譏也宋史傳周三臣其名

似之其義異焉求所以同則歸於正名義扶綱常而已韓通與宋太祖比肩事周而死於宋未受禪之頃然不傳於宋則忠義之志何所託而存乎李筠李重進舊史書叛與否未易言也洛邑所謂頑民非殷之忠臣乎孔子定書不改其舊稱焉或曰三人者嘗臣唐晉漢矣曰智氏之豫讓非歟作周三臣傳

外國

昔唐承隋後隋承周齊上遡元魏故西北之疆有漢晉正朔所不建者然亦不過使介之相通貢聘之時至而已唐德既衰荒服不至五季迭興綱紀自紊遠

人慕義無所適從宋祖受命諸國削平海內清詔於是東若高麗渤海雖阻隔遼壤而航海遠來不憚跋涉西若天竺于闐回鶻大食高昌龜茲拂林等國雖介遼夏之間筐篚亦至屢勤館人党項吐蕃唃廝囉董氈賒征諸部夏國兵力之所必爭者也宋之威德亦暨其地又間獲其助焉交趾占城真臘蒲耳大理濱海諸蕃自劉鋹陳洪進來歸接踵脩貢宋之待遇亦得其道厚其委積而不計其貢輸假之榮名而不責其煩縟來則不拒去則不追邊圉相接時有侵軼命將致討服則舍之不黷以武先王柔遠之制豈復

有加於是哉南渡以後朔漠不通東南之陬以及西鄙冠蓋猶有至者交人遠假爵命訖宋亡而後絕焉女直在宋初屢貢名馬他日疆大脩怨於遼其索叛臣阿疎責還所掠宋詔猶知以通宋爲重及渝海上之盟尋構大難宋遂爲所絀辱豈非自取之過乎前宋舊史有女直傳今旣作金史義當削之夏國雖個鄉不常而視金有間故仍舊史所錄存焉

蠻夷

古者帝王之勤遠略耀兵四裔不過欲安內而捍外爾非所以求逞也西南諸蠻夷重山複嶺雜厠荆楚巴黔巫中四面皆王土乃欲揭上腹之征以取不毛之地疲易使之衆而得梗化之氓誠何益哉樹其酋長使自鎮撫始終蠻夷遇之斯計之得也然無徑久之策以控馭之狂靡之性便於跳梁或以讐隙相尋或以饑饉所逼長嘯而起出則衝突州縣入則負固山林致煩興師討捕雖能殄除而斯民之荼毒深矣宋恃文教而略武衛亦豈先王制荒服之道哉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三十二終

二十一史論贊輯要卷之三十三

遼史

元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國重事相兼國史領經事都摠裁脫等修

皇明贈中書舍人廬陵文學彭以明輯 男惟成校

本紀

太祖

贊曰遼之先出自炎帝世為審吉國其可知者蓋自
奇首云奇首生都巷山徙潢河之濱傳至雅里始立
制度置官屬刻木為契穴地為牢讓阻午而不肯自
立雅里生毗牒毗牒生頽頽頽頽頽頽頽頽頽頽頽頽
欲令不嚴而人化是為肅祖肅祖生薩刺德嘗與黃

室帝桃戰矢貫數札是為懿祖懿祖生勻德實始教
民稼穡善畜牧國以殷富是為玄祖玄祖生撒刺的
仁民愛物始置鐵冶教民鼓鑄是為德祖即太祖之
父也世為契丹遥輦氏之夷離董執其政柄德祖之
弟述瀾北征于厥室帝南畧易定奚霫始興板築置
城邑教民種桑麻習織組已有廣土眾民之志而太
祖受可汗之禪遂建國東征西討如折枯拉朽東自
海西至于流沙北絕大漠信威萬里歷年二百豈一
日之故哉周公誅管蔡人未有能非之者刺葛安端
之亂太祖既貸其死而復用之非人君之度乎舊史
扶餘之變亦異矣夫

太宗

贊曰太宗甫定多方遠近向化建國號備典章至於
釐庶政閱名實錄囚徒教耕織配鰥寡求直言之士
得郎君海思即擢宣徽嘉唐張敬達忠於其君卒以
禮葬輟遊豫而納三剋之請憫士卒而下休養之令
親征晉國重貴固縛斯可謂威德兼弘英畧闢見者
矣入汴之後無幾微之驕有三失之訓傳稱鄭伯之
善處勝書進秦誓之能悔過太宗蓋兼有之其卓矣
乎

世宗

贊曰世宗中才之主也入繼大統會未三年納唐九書卽議南伐旣乏持重宜乖周防蓋有致禍之道矣然而孝友寬慈亦有君人之度焉未及師還變起沉酒豈不可哀也哉

穆宗

贊曰穆宗在位十八年知女巫妖妄見誅諭臣下濫刑切諫非不明也而荒耽于酒畋獵無厭偵鶩失期加炮烙鐵梳之刑獲鴨甚歡除鷹坊刺面之令賞罰無章朝政不視而嗜殺不已變起肘腋宜哉

景宗

贊曰遼興六十餘年神州會同之間日不暇給天祿應曆之君不令其終保寧而來人人望治以景宗之資任人不疑信賞必罰若可與有爲也而竭國之力以助河東破軍殺將無救滅亡雖一取償於宋得不償失知匡嗣之罪數而不罰善郭襲之諫納而不用沙門昭敏以左道亂德寵以待中不亦惑乎

聖宗

贊曰聖宗幼冲嗣位政出慈闈及宋人三道來攻親御甲冑一舉而復燕雲破信彬再舉而躡河朔不亦

偉歟既而侈心一啓佳兵不祥東有茶陀之敗西有甘州之喪此徂於常勝之過也然其踐阼四十九年理寃滯舉才行察貪殘抑奢僭錄死事之子孫振諸部之貧乏責迎合不忠之罪却高麗女樂之歸遼之諸帝在位長久令名無窮其唯聖宗乎

興宗

贊曰興宗卽位年十有六矣不能先尊母后而尊其母以致臨朝專政賊殺不辜又不能以禮幾諫使齊天死於弑逆有虧王者之孝惜哉若夫大行在殯飲酒博鞠疊見簡書及其謁遺像而哀慟受宋弔而衰經所爲若出二人何爲其然歟至於感富弼之言而申南宋之好許諒祚之盟而罷西夏之兵邊鄙不聳政治內修親策進士大修條制下至士庶得陳便宜則求治之志切矣于時左右大臣曾不聞一賢之進一事之諫欲庶幾古帝王之風其可得乎雖然聖宗而下可謂賢君矣

道宗

贊曰道宗初卽位求直言訪治道勸農興學救菑恤患粲然可觀及夫謗訕之令旣行告訐之賞日重羣邪並興讒巧競進賊及骨肉皇基寔危衆正淪胥諸

部反側甲兵之用無寧矣一歲而餼僧三十六萬一日而祝髮三千徒勤小惠蔑計大本尚足與論治哉

天祚帝

贊曰遼起朔野兵甲之盛鼓行窾外席卷河朔樹晉楨漢何其壯歟太祖太宗乘百戰之勢輯新造之邦英謀叡畧可謂遠矣雖以世宗中才穆宗殘暴連遭弑逆而神器不搖蓋由祖宗威令猶足以震疊其國人也聖宗以來內修政治外拓疆宇旣而申固隣好四境又安維持二百餘年之基有自來矣降臻天祚旣丁未運又歟人望崇信姦回自極國本羣下離心

金兵一集內難先作廢立之謀叛亡之迹相繼蠶起馴致土崩瓦解不可復支良可哀也耶律與蕭世爲甥舅義同休戚奉先挾私滅公首旣構難一至於斯天祚窮蹙始悟奉先誤已不旣晚乎淳雅里所謂名不正言不順事不成者也大石苟延彼善於此亦幾何哉

志

營衛

上古之世草衣木食巢居穴處熙熙于于不求不爭爰自炎帝政衰蚩尤作亂始制干戈以毒天下軒轅

氏作戮之涿鹿之阿處則象吻于宮行則懸旄于纛以爲天下萬世戒於是師兵營衛不得不設矣冀州以南瀝洪水之變夏后始制城郭其人土著而居緩服之中外奮武衛內揆文教守在四邊營衛之設以備非常而已并營以北勁風多寒隨陽遷徙歲無寧居曠土萬里寇賊姦宄乘隙而作營衛之設以爲常然其勢然也有遼始大設制尤密居有宮衛謂之幹魯朶出有行營謂之捺鉢分鎮邊圉謂之部族有事則以攻戰爲務閑暇則以畋漁爲生無日不營無在不衛立國規模莫重於此作營衛志

閏考

月度不足是生朔虛天行有餘是爲氣盈盈虛相懸歲月乃牒積牒而差寒暑互易百穀不成薦政不明聖人驗以斗柄準以歲星爰立閏法信治百官是故閏正而月正月正而歲正歲月旣正頒令考績無有不時國史正歲年以敘事莫重於此遼始徵曆梁唐入晉之後奄有帝制乙未大明曆法再變穆宗應曆六年周用顯德欽天曆十年宋用建隆應天曆景宗乾亨四年宋用乾元曆聖宗統和十九年宋用儀天曆太平元年宋用崇天曆道宗清寧十年宋用明天

曆太康元年宋用奉元曆大安七年宋用觀天曆天
祚皇帝乾統六年宋用紀元曆五代曆三變宋凡八
變遼終始再變曆法不齊故定朔置閏時有不同覽
者或焉作閏考

百官

官生於職職洽於事而名加之後世洽名不究其實
吏部一大宰也爲大司徒爲尚書爲中書爲門下兵
部一司馬也爲大司馬爲太尉爲樞密使洽古官名
分今之職專以配之於是先王統理天下之法如治
絲而棼名實淆矣契丹舊俗事簡職專官制朴實不

以名亂之其興也勃焉太祖神冊六年詔正班爵至
于太宗兼制中國官分南北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
待漢人國制簡朴漢制則洽名之風固存也遼國官
制分北南院北面治官帳部族屬國之政南面治漢
人州縣租賦軍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初太祖
分迭刺夷離董爲北南二大王謂之北南院宰相樞
密宣徽林牙下至郎君護衛皆分北南其實所治皆
北面之事語遼官制者不可不辯凡遼朝官北樞密
視兵部南樞密視吏部北南二王視戶部夷離畢視
刑部宣徽視工部敵烈麻都視禮部北南府宰相總

之惕隱治宗族林牙脩文告于越坐而論議以象公
師朝廷之上事簡職專此遼所以興也

禮志

理自天設情繇人生以理制情而禮樂之用行焉林
豺梁獺是生郊禘窪尊燔黍是生燕饗薰裡瓦棺是
生喪塋儷皮維布是生婚冠皇造帝秩三王彌文一
文一質蓋本于忠變通革弊與時宜之唯聖人爲能
通其意執理者膠瑟聚訟不適人情徇情者穉稗綿
蕞不中天理秦漢而降君子無取焉遼本朝鮮故壤
箕子八條之教流風遺俗蓋有存者自其上世緣情

制宜隱然有尚質之風遙輦胡刺可汗制祭山儀蘇
可汗制瑟瑟儀阻午可汗制柴冊再生儀其情朴其
用儉敬天恤災施惠本孝出於惻忱殆有得於膠瑟
聚訟之表者太古之上推輪五禮何以異茲太宗克
晉稍用漢禮今國史院有金匱大任遼禮儀志皆其
國俗之故又有遼朝禘禮漢儀爲多別得宣文閣所
藏耶律儼志視大任爲加詳存其畧著于篇

樂志

遼有國樂有雅樂有大樂有散樂有饒歌橫吹樂舊
史稱聖宗興宗咸通音律聲氣歌辭舞節徵諸太常

儀鳳教坊不可得按紀志遼朝禠禮參考史籍定其可知者以補一代之闕文嗚呼咸韶夏武之樂聲亡書逸河間作記史遷因以爲書寥乎希哉遼之樂觀此足矣

儀衛

遼太祖奮自朔方太宗繼志述事以成其業於是舉渤海立敬瑋破重貴盡致周秦兩漢隋唐文物之遺餘而居有之路車法物以隆等威金符玉璽以布號令是以傳至九主二百餘年豈獨以兵革之利士馬之強哉文謂之儀武謂之衛足以成一代之規摹矣考遼所有輿服符璽儀仗作儀衛志

食貨

契丹舊俗其富以馬其疆以兵縱馬於野弛兵於民有事而戰曠騎介夫卯命辰集馬逐水草人仰漣酪挽強射生以給日用糗糧芻茭道在是矣以是制勝所向無前及其有國內建宗廟朝廷外置郡縣牧守制度日增經費日廣上下相師服御浸盛而食貨之用斯爲急矣於是五京及長春遼西平州置鹽鐵轉運度支錢帛諸司以掌出納其制數差等雖不可悉而大要散見舊史若農穀租賦鹽鐵貿易坑冶泉幣

羣牧逐類採撫緝而爲篇以存一代食貨之畧

刑法

刑也者始於兵而終於禮者也鴻荒之代生民有兵如盜蠱有螫自衛而已蚩尤惟始作亂斯民鴟義姦宄並作刑之用豈能已乎帝堯清問下民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故曰刑也者始於兵而終於禮者也先王順天地四時以建六卿秋刑官也象時之成物焉秋傳氣於夏變色於春推可知也遼以用武立國禁暴戢姦莫先於刑國初制法有出於五服三就之外者兵之勢方張禮之用未遑也及咀

午可汗知宗室雅里之賢命爲夷離董以掌刑辟豈非士師之官非賢者不可爲乎太祖太宗經理疆土環甲之士歲無寧居威克厥愛理勢然也子孫相繼其法互有輕重中間能審權宜終之以禮者惟景聖二宗爲優耳

表

世表

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天地人之初一焉耳矣天動也有恒度地靜也有恒形人動靜無方居止靡常天主流行地主蓄泄二氣無往而弗達亦惟人

之所在而昇付焉庖犧氏降炎帝氏黃帝氏子孫衆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無窮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孫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考之宇文周之書遼本炎帝之後而耶律儼稱遼爲軒轅後儼志稅出蓋從周書蓋炎帝之裔曰葛烏菟者世雄朔陞後爲冒頓可汗所襲保鮮卑山以居號鮮卑氏旣而慕容燕破之析其部曰宇文曰庫莫奚曰契丹契丹之名昉見于此隋唐之際契丹之君號大賀氏武后遣將擊潰其衆大賀氏微別部長過折代之過折尋滅迭刺部長涅里立迪輦組里爲阻午可汗更號遙輦氏唐賜國姓曰李懷秀旣而懷秀叛唐更封楷落爲王而涅里之後曰耨里思者左右懷秀楷落至于屈戌幾百年國勢復振至耨里思之孫曰阿保機功業勃興號世里氏是爲遼太祖於是世里氏與大賀遙輦號三耶律自時厥後國日益大起唐季涉五代宋二百餘年名隨代遷字傳音轉此其言語文字之相通可考而知者也其所不可知者有若奇首可汗胡刺可汗蘇可汗昭古可汗皆遼之先而世次不可考矣撫其可知者作遼世表

皇子表

帝官天下王者家焉至于親九族敬五宗其揆一也
三代以上封建久長故吳魯燕蔡衛晉鄭太史遷既
著世家又列年表不厭其詳自漢以降封建實亡猶
有其名長世者登世家自絕者置列傳然王子侯猶
可以年表也班固以爲文無實併諸侯削年而表世
君子躋之自魏以降不帝不世王侯身徒數封朝不
謀夕於是列而傳之功不足以垂法罪不足以著戒
碌碌然抑又甚焉今摘其功罪傑然者列諸傳叙親
親之恩敬長之義而無他可書者畧表見之爲皇子
表

公主表

春秋之法王姬下嫁書于策以魯公同姓之國爲之
婚主故爾古者婦諱不出門內言不出柵公主悉列
于傳非禮也然遼國專任外戚公主多見記傳聞不
得不表見之禮男女異長不當與皇子同列別爲公
主附表

皇族表

遼太祖建國諸弟窺覲含容誘掖弗忍致辟古聖人
猶難之雖其度量恢廓然經國之慮遠矣終遼之世
其出於橫帳五院六院之間者大憝固有元勳寔多

不表見之莫知源委作皇族表

外戚表

漢外戚有新室之患晉宗室有八王之難遼史耶律蕭氏十居八九宗室外戚勢分力敵相為唇齒以翰邦家是或一道然以是而興亦以是而亡又其法之弊也契丹外戚其先曰二審密氏曰拔里曰乙室已至遼太祖娶述律氏述律本回鶻孺思之後大同元年太宗自汴將還留外戚小漢為汴州節度使賜姓名曰蕭翰以從中國之俗由是拔里乙室已述律三族皆為蕭姓拔里二房曰大父少父乙室已亦二房曰大翁小翁世宗以舅氏塔列葛為國舅別部三族世預北宰相之選自太祖神冊二年命阿骨只始也聖宗合拔里乙室已二國舅帳為一與別部為二此遼外戚之始末也作外戚表

遊幸表

朔漠以畜牧射獵為業猶漢人之勸農生生之資於是乎出自遼有國建立五京置南北院控制諸夏而遊田之習尚因其舊太祖經營四方有所不暇穆宗天祚之世史不勝書今援司馬遷別書封禪例列于表觀者固足以鑒云作遊幸表

部族表

司馬遷作史記敘四裔於篇末秦漢以降各有其國
彼疆此界道里云邈不能混一寰宇周知種落鄰國
聘貢往來焉能歷覽或口傳意記模寫梗槩耳遼接
五代漢地遠近載諸簡冊可考西北沙漠之地樹藝
五穀衣服車馬禮文制度文爲土產品物得其粗而
失其精部落之名姓氏之號得其音而未得其字歷
代踵訛艱於考索遼氏與諸部相通往來朝貢及西
遼所至之地見於紀傳亦豈少也哉其事則書於紀
部族則列於表云

屬國表

周有天下不期而會者八百餘國遼居於漠最爲疆
盛天命有歸建國改元號令法度皆遵漢制命將出
師臣服諸國人民皆入版籍貢賦悉輸內帑東西朔
南何啻萬里視古起百里國而致太平之業者亦幾
矣故有遼之盛不可不著作屬國表

列傳

后妃

論曰遼以鞍馬爲家后妃往往長於射御軍旅田獵
未嘗不從如應天之奮擊室韋承天之御戎澶淵仁

懿之親破重元古所未有亦其俗也靖安無毀無譽
齊天巧思乃奢侈之漸宣懿度曲知音豈致誣讟之
階乎文妃能歌詩諷諫而謂謀私其子非矣若簡憲
之艱危保孤懷節之從容就義雖烈丈夫何以過之
欽哀狠桀賊殺嫡后而興宗不能防閑其母惜哉

義宗平王隆

論曰自古新造之國一傳而太子讓豈易得哉遼之
義宗可謂盛矣然讓而見疑豈不兆於建元稱制之
際乎斯則一時君臣昧於禮制之過也束書浮海寄
跡他國思親不忘問安不絕其心甚有足諒者焉觀
其始慕泰伯之賢而爲遠適之謀終疾陳恒之惡而
有請附之舉志趣之卓蓋已見於早歲先祀孔子之
言歟善不令終天道難詰得非性刻嗜殺之所致也
雖然終遼之代賢聖繼統皆其子孫至德之報昭然
在茲矣

李胡喜隱

論曰李胡殘酷驕盈太祖知其不才而不能教太后
不知其惡而溺愛之初以屋質之言定立世宗而復
謀廢立子孫繼以逆誅并及其身可哀也已夫自太
祖之世刺葛安端首倡禍亂太祖旣不之誅又復用

卷之三十三
之固爲有君人之量然惟太祖之才足以駕馭庶乎其可也李胡而下宗王反側無代無之遼之內難與國始終厥後嗣君雖嚴法以繩之卒不可止烏虜創業垂統之主所以貽厥孫謀者可不審歟

順宗

論曰道宗知太子之賢而不能辯乙辛之詐竟絕父子之親爲萬世惜乙辛知爲一身之計不知有君臣之義豈復知有太子乎姦邪之臣亂人家國如此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晉王

論曰天祚不君臣下謀立其子適以殺之敖盧幹重君父之命不亡而死申生其恭也

耶律曷魯

論曰曷魯以肺腑之親任帷幄之寄言如著龜謀成戰勝可謂美無遺策矣其君臣相得之誠庶吳漢之於光武歟夫信其所可信智也太祖有焉故曰惟聖知聖惟賢知賢斯近之矣

耶律曷魯蕭敵魯耶律斜捏赤耶律欲穩耶律海里耶律敵刺蕭痕篤康默記韓延徽韓知古耶律靚烈耶律鐸臻王郁耶律曷魯窘

論曰神冊初元將相大臣拔起風塵之中翼扶王運以任職取名者固一時之材亦由太祖推誠御下不任獨斷用能總攬群策而爲之用歟其投天隙而列功庸至有心腹耳目手足之論豈偶然哉討党項走敵魯平刺葛定渤海功亦偉矣若默記治獄不寃頗得持論不撓延徽立經陳紀紹勲秉節而死圖魯窘料敵制勝豈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歟稱爲佐命固宜

耶律解里耶律拔里得耶律朔古耶律魯不古趙延壽高模翰趙思溫耶律漚里思張礪

論曰初晉因遼之兵而得天下故兼臣禮而父事之割地以爲壽輸帛以爲貢未久也而會同之師次漚沱矣豈羣帥貪功黷武而致然歟抑所謂信不由衷也哉模翰以功名自終可謂良將若延壽之勲雖著至於覬覦儲位謬矣利令智昏固無足議若乃歲末釁以虧雋功如解里者何譏焉

耶律屋質耶律吼耶律安搏耶律注耶律頽昱耶律撻烈

贊曰立嗣以嫡禮也太宗崩非安搏吼注謀而克斷策立世宗非屋質直而能諫杜太后之私折李胡之

暴以成橫渡之約則亂將誰定四臣者庶幾春秋首止之功哉

耶律夷鶻葛蕭海黎蕭護思蕭思溫蕭繼先

論曰嗚呼人君之過莫大於殺無辜湯之伐桀也數其罪曰並告無辜於上下神祇武王之伐紂也數其罪曰無辜顛天堯之伐苗民也呂侯追數其罪曰殺戮無辜迹是言之夷鶻葛之諫廩廩庶幾古君子之風矣雖然善諫者不諫於已然蓋必先得於心術之微如察麻者先其病而治之則易爲功穆宗沈湎失德蓋其資富疆之勢以自肆久矣使羣臣於造次

作之際此諫彼諍提而警之以防其甚則亦詎至是哉于以知護思思溫處位優重耽祿取容真鄙夫矣若海黎之折獄繼先之善治可謂任職臣歟

宗昉耶律賢適女里郭襲耶律阿沒里

論曰景宗之世人望中興豈其勤心庶績而然蓋承穆宗營虐之餘爲善易見亦由羣臣多賢左右弼諧之力也室昉進無逸之篇郭襲陳諫獵之疏阿沒里請免同氣之坐所謂仁人之言其利博哉賢適忠介亦近世之名臣女里貪狠後人所當取鑑者也

張儉邢抱璞馬德臣蕭朴耶律八哥

論曰張儉名符帝夢遂結主知服弊袍不易志敦薄俗功著兩朝世稱賢相非過也邢抱朴甄別守令大愜人望兩決滯獄民無冤濫馬得臣引盛唐之治以諫其君蕭朴痛皇后之誣至於嘔血四人者皆以明經致位忠蓋若此宜矣聖宗得人於斯為盛

耶律室魯王繼忠蕭孝忠陳昭袞蕭合卓

論曰統和諸臣名昭王室者多矣室魯拜樞密使朝野相慶必有得民心者繼忠既不能死國雖通南北之和有知人之鑑奚足尚哉孝忠昭袞皆有可稱者合卓臨終教蕭朴母舉勝已者樞密其誤國之罪大

矣

耶律隆運耶律勃古哲蕭陽阿武白蕭常哥耶

律虎古

論曰德讓在統和間位兼將相其克敵制勝進賢輔國功業茂矣至賜姓名主齊晉抑有寵於太后而致然歟宗族如德威平党項滌魯完宗祀制心不苟合家聲益振豈無所自哉若勃古之忠陽阿之孝武白之直亦彬彬乎一代之良臣矣

耶律休哥耶律斜軫耶律奚低耶律學古

論曰宋乘下太原之銳以師圍燕繼遣曹彬楊繼業

等分道來伐是兩役也遼亦岌岌乎殆哉休哥奮擊于高粱敵兵奔潰斜軫擒繼業于朔州旋復故地宋自是不復深入社稷固而邊境寧雖配古名將無愧矣然非學古之在南京安其反側則二將之功蓋亦難致故曰國以人重信哉

耶律沙耶律抹只蕭幹耶律善補耶律海里論曰當高粱朔州之捷偏禪之將如沙與抹只旣因休哥斜軫類見其功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若蕭幹海里拒察割之招討吉告海思之變則不止有戰功而已其視善補畏懦豈不優哉

蕭撻凜蕭觀音奴耶律題子耶律諧里耶律

瓜蕭柳高勳奚和朔奴蕭塔烈葛耶律撒合

論曰遼在統和間數舉兵伐宋諸將如耶律諧里奴瓜蕭柳等俱有降城擒將之功最後以蕭撻凜爲統軍直抵澶淵將與宋戰撻凜中弩我兵失倚和議始定或者天厭其亂使南北之民休息者耶

耶律合住劉景劉六符耶律裏履牛溫舒杜防蕭和尚耶律合理只耶律頗的

論曰耶律合住安邊講好養兵息民其慮深遠矣六符啓釁邀功豈國家之利哉牛杜頗的合里只輩銜

命出使幸不辱命褻履殺人婢以求婚身負罪釁畫其主容以與免死亦可醜也

蕭孝穆蕭蒲奴耶律蒲古夏行美

論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方其擒延琳定遼東一時諸將之功偉矣宜其撫劔抵掌賈餘勇以威天下也蕭孝穆之諫南侵其意防何其弘遠歟是豈瞋目語難者所能知哉至論移風俗爲治之本親煩碎爲失大臣體又何其深切著明也爲國寶臣宜矣孝先預弒仁德之謀猶依城社以逃熏灌爲國巨蠹雖功何議焉

蕭敵烈耶律盆奴蕭排押耶律資忠耶律瑤質

耶律弘古高王耶律的琿大康父

論曰高句驪弒其君誦而立詢遼興問罪之師宜其簞食壺漿以迎除舍以待而廼乘險旅拒俾智者竭其謀勇者窮其力雖得其要領而顛顛獨居一海之中自若也豈服人者以德而不以力歟况乎殘毀其宮室係累其民人所謂以燕伐燕也歟嗚呼朱崖之棄捐之之力也敵烈之諫有焉

耶律庶成楊哲耶律韓留楊佶耶律和尚

論曰庶成定法令治民者不容高下其手庶箴雖嘗

表請廣姓氏以秩典禮其隨勢俯仰則有愧於其子
蒲魯矣楊哲爲上寵遇迭封王爵而功業不少槩見
然得愛民治國之要其楊佶哉

蕭阿刺耶律義先蕭陶隗蕭塔刺葛耶律敵祿
論曰忠臣惟知有國而不知有身故惡惡不避其患
阿刺以諂諛不法拆蕭革陶隗以用必基禍言阿思
塔刺葛以忍行不義徒自取赤族之罪責察割其心
可謂忠矣言一出而禍輒隨之吁邪正旣不辯國焉
得無亂哉

耶律韓八耶律唐古蕭木哲耶律玦耶律僕里

篤

論曰韓八因帝微行才始見售及任以事落落知大
體不負上之知矣唐古木哲經畧西北邊勸農積粟
訓練士卒敵人不敵犯玦以忠直見稱於上僕里篤
以幹敏爲宰相佐在鎮俱以獄空聞之數人者豈特
甲冑之士抑亦李牧程不識之亞歟

蕭奪刺蕭普達耶律侯哂耶律古昱耶律獨攬
蕭韓家蕭烏野

論曰烏古敵烈大部也奪刺爲統軍克敵有功普達
居詳穩悅以使人西北重鎮也侯哂巡邊以廉稱古

昱鎮撫而民富獨擯駐金蕭而夏人不敢東獵噫部
人內附方固以寧雖朝廷處置得宜而諸將之力抑
亦何可少哉

蕭惠蕭迂魯蕭國王耶律鐸軫

論曰劫遼之謀復三關也蕭惠贊伐宋之舉而宋人
增幣請和徂於一勝移師西夏而勇智俱廢敗潰隨
之豈非貪小利迷遠圖而然況所得不償所亡利果
安在哉同時諸將撫綏邊圉若迂魯忠勤不伐鐸軫
高情雅韻鐸盧幹雖廉不逮蕭惠而無邀功啓釁之
罪亦庶乎君子之風矣

耶律化哥耶律幹臘耶律速撒蕭阿魯帶耶律
那也耶律阿魯掃古耶律世良

論曰大之懷小也以德制之也以威德不足懷威不
足制而欲服人也難矣化哥利俘獲而諸蕃不附何
魯掃古誤擊磨古斯而阻卜叛命是皆喜於一旦之
功而不圖後日之患庸何議焉若幹臘之戒深入速
撒之務安集亦鐵中之錚錚者邪

耶律弘古耶律馬六蕭滴冽耶律適祿耶律陳
家奴耶律特麼耶律仙童蕭素颺耶律大悲奴
論曰遼自神冊而降席富疆之勢內修法度外事征

一 卷之三十三 三二
伐一時將帥震揚威靈風行電掃討西夏征党項破
阻卜平敵烈諸部震懾聞鼙鼓而膽落股弁斯可謂
雄武之國矣其戰勝攻取必有奇謀秘計神變莫測
者將前史所載未足以發之邪抑天之所授衆莫與
爭而能然耶雖然兵者凶器可戢而不可玩爭者末
節可遏而不可召此黃石公所謂柔能制剛弱能制
疆也又况乎仁者之無敵哉遼之君臣智足守此金
人果能乘其敝而躡其後乎是以於耶律弘古輩諸
將不能無慨然也

耶律仁先耶律良蕭寒家奴蕭德蕭惟信蕭樂

音奴耶律敵烈姚景行耶律阿思

論曰灤河之變重元擁兵行幄微仁先等道宗其危
乎當其止幸北南院召塔剌兵以靖大難功宜居首
良以反謀白太后韓家奴以逆順降奚人德與阿思
殺涅魯古皆有討賊之力焉仁先齊名休哥勲德兼
備此其一節歟

耶律幹特刺孩里竇景庸耶律引吉楊績趙徽
王觀耶律喜孫

論曰孩里引吉之爲臣也當乙辛擅權蕭革貪黷之
日雖與同官而能以正自處不少阿唯其過人遠矣

傳曰歲寒知松栢之後凋二子有焉若幹特刺之戰
功竇景庸之讞獄楊績之忠告亦賢矣夫

蕭元納耶律儼劉伸耶律胡呂

論曰元納當道宗昏惑之會擁佑皇孫使乙辛姦計
不獲復逞而遼祚以續比之屋質立穆宗非溢美也
儼以俊才蒞政所至有能譽纂述遼史具一代治亂
亦云勤矣但其固寵不能以禮正家惜哉劉伸三爲
大理民無冤抑一登戶部上下兼裕至與耶律玦並
稱忠直不亦宜乎

蕭巖壽耶律撒刺蕭速撒耶律撻不也蕭撻不
也蕭忽古耶律石柳

論曰易言履霜堅冰至謹始也使道宗能從巖壽撒
刺之諫后何得而誣太子何得而廢哉速撒撻不也
以忠言見殺國欲無亂得乎石柳之書亦幸出於乙
辛旣敗之後獲行其說有國家者可不知人哉

耶律棠古蕭得里底蕭酬幹耶律章奴耶律木
者

論曰遼末同事之臣其善惡何相遠也棠古骨鯁不
屈權要兩鎮烏古恩威並著酬幹平亂渤海又以討
叛力戰而死忠可尚矣得里底縱女直而不討寢變

告而不聞其蔽主聰明爲國階亂莫斯之甚也章奴
木者乘時多艱潛謀廢立將求寵幸以犯大逆其得
免於天下之戮哉

蕭陶蘇幹耶律阿息保蕭乙薛蕭胡篤

論曰甚矣承平日久上下狃於故常之可畏也天慶
之間女直方熾惟陶蘇幹明於料敵善於忠諫惜乎
天祚痼蔽不見信用阿息保不死阿疎之難乙薛甘
忍盧彥倫之執大節已失矣他有所長亦奚足取胡
篤以游畋逢迎天祚而隳國政可勝罪焉

蕭奉先李處溫張琳耶律余覩

論曰遼之亡也雖孽降自天亦柄國之臣有以誤之
也當天慶而後政歸后族奉先阻天祚防微之計陷
晉王非罪之誅夾山之禍已見於此矣處溫逼魏王
以僭號結宋將以賣國迹其姦佞如出一軌嗚呼天
祚之所倚毗者若此國欲不亡得乎張琳妮妮守位
余覩反覆自困則又何足議哉

文學

論曰孔子言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
爲王鼎忠直達政劉輝侍青宮建言國計昭陳邊防
利害皆洞達闔敏孟簡疾乙辛姦邪黜而不怨孰謂

文學之士無益於治哉

能吏

論曰孟子謂民爲貴社稷次之司牧者當如何以盡心公鼎奏罷完隄役以息民拒公主假貸以守法單騎行郡化盜爲良庶幾召杜之美文知易州雨暘應禱蝗不爲災人望爲民不避囚繫判度支公私兼裕亦卓乎未易及已鐸魯幹吏畏民愛楊遵勗決事如流真能吏哉

卓行

論曰隱固未易爲也而亦未可輕以與人若札刺謝職不談時務官奴兩辭節鎮蒲離不召而不赴雖未足謂之隱然在當時能知內外之分甘於肥遯不猶愈於求富貴利達而爲妻妾羞者哉故稱卓行可也

烈女

論曰陳氏以經教二子並爲賢相耶律氏自潔不嫁居閨闈之內而不忘忠其君非賢而能之乎三蕭氏之節雖烈丈夫有不能者矣

方技

論曰方技術者也苟精其業而不畔于道君子必取焉直魯古王白取律敵魯無大得失錄之宜矣魏璘

爲察割卜謀逆爲菴撒葛卜僭立罪在不貫雖有寸長亦奚足取哉存而弗削爲來者戒

伶官

伶官之微者也五伐史列鏡新磨於傳是必有所取矣遼之伶官當時固多然能因恢諧示諫以消未形之亂惟羅衣輕耳孔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是宜傳

宦官

論曰名器所以礪天下非賢而有功則不可授況宦者乎繼恩爲內謁者安仁爲黃門令似矣何至溺於私愛而授以觀察使大將軍耶易曰負且乘致寇至

此安仁所以不克有終繼恩幸而免歟

姦臣

論曰舜流共工孔子誅少正卯治姦之法嚴矣後世不是之察反以爲忠而信任之不至於流毒宗社而未已道宗之於乙辛是也當其留仁先討重元若真爲國計者不知包藏禍心待時而發耳一旦專權又得孝傑燕哥十三爲之腹心故肆惡而無忌憚始誣皇后又殺太子及其妃其禍之酷良可悲哉嗚呼君之所親莫皇后太子若也姦臣殺之而不知羣臣言之而不悟一時忠謹廢戮幾盡雖黑山親見官屬之

盛僅削一字王號至私藏甲兵然後誅之吁乙辛之
罪固非一死可謝天下抑亦道宗不明無斷有以養
成之也如蕭余里也輩忘君黨惡以饗富貴幸而死
諸牖下其得免於遺臭之辱哉

逆臣

論曰遼之秉國鈞握兵柄節制諸部帳非宗室外戚
不使豈不以爲帝王久長萬世之計哉及夫肆叛逆
致亂亡皆是人也亦有國家者可不深戒矣乎

高麗西夏系治

論曰高麗西夏之事遼雖嘗請昏下嫁烏足以得其

固志哉三韓接壤反覆易知涼州負遠納叛侵疆乘
隙輒動貢使方往事釁隨生興師問罪屢煩親征取
勝固多敗亦貽悔昔吳趙咨對魏之言曰大國有征
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豈其然乎先王柔遠以德
而不以力尚矣遼亡求援二國雖能出師豈金敵哉

國語解敘

史自遷固以迄晉唐其爲書雄深浩博讀者未能盡
曉於是裴駟顏師古李賢何超董衝諸儒訓詁註釋
然後制度名物方言奇字可以一覽而周知其有助
於後學多矣遼之初與與奚室韋密邇土俗言語大

槩近俚至太祖太宗奄有朔方其制雖參用漢法而先世奇首遙輦之制尚多存者子孫相繼亦遵守而不易故史之所載官制官衛部族地理率以國語為之稱號不有註釋以辯之則世何從而知後何從而考哉今即本史參互研究撰次遼國語解以附其後庶幾讀者無齟齬之患云

國語解

高麗曼獻賤命

二十一 史論贊輯要卷之三十三終

